

江 西 省

寧都直隸州志

(八)

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八二號

據

清·黃永綸、楊錫齡等纂修
清道光四年刊本

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一版

寧都直隸州志

共八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F

電話：七四一五四三二九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三號

寧都直隸州志卷三十一之三

東洋文庫

廣德劉丙

纂輯

太平梁棲鸞

藝文志三

記

序

書

說

傳

議

瑞金縣

增拓城垣記

明

羅璟

元默困敦之歲春仲余道賴入閩至瑞金山峻水窮舍舟
遵陸顧視城垣整飭維新時縣缺令訓導陳旋進曰此城
之修經始已久賴兵備憲副張公力始克落成茲幸使車
賁臨敢徵惠一言昭示久遠意甚殷辭之不獲至閩考課

之暇乃閱其顛末而記之曰瑞金爲贛屬邑東行二十里踰大隘嶺卽閩境萬山連亘人跡稀少其深阻處常爲盜區出沒爲患瑞金屢被其毒邑故有城卑隘傾圯盜蔑視之成化丁未羣盜盤踞山谷間出攻城爲害滋甚江西鎮守巡按三司相率調兵勦捕以拔其根民始獲安于是瑞邑士民咸以舊城隘圯之狀來告諸公會議奏聞命下藩臬推大叅張公琳憲副莊公恭按臨經度展城基視舊增三之一會縣集田糧以石計一千四百有奇每石徵銀一兩爲修築之費不足適張公璫爲江西按察司憲副兵備於贛旌麾戾止號令嚴肅百廢具舉民安堵而盜滅踪行

部抵瑞金縣賸城垣之未就選郡守周君鳳同知董君序
諭之又爲區畫白金近千兩委推官張嶽訓導陳旋守禦
千戶李宣率義官楊叔莊廖丕續危孟紀鍾儀漢等督工
營修各竭心力凡幾月而爲垣四百餘丈城門四城樓城
舖若干間整飭完固足以消暴戾之邪心安旄倪之居止
四民欣欣有所恃賴落成于宏治辛未孟春月甲子嗚呼
城所以禦暴而安民者也城隘且圯與無城同今則寬廣
而完固矣然必爲政者之賢能賦役均訟獄平禁令嚴惠
愛行無橫斂誅求之擾有發奸摘伏之明導之以誠信諭
之以忠義使吾民知患難相恤鄰保相助之道則意氣相

乎隱然無形之城矣以無形之城合有形之城峙然一方
何堅如之何處乎外寇之至也矧江西之嶺北福建之漳
南二道相鄰今各有兵備戒飭防範周密寇亦無自興矣
瑞金于是可永保無虞惟寄斯城者其留意焉遂書之以
紀歲月

新建文興塔記

明 鄒元標

形家說世或詘不信間信者不能竟其旨或顯而易見人多信之蓋其說半出周書周書以乾坤爲父母坎艮震巽兌離爲六子崇卑隱見造物或有所不逮達達以人力培之亦還至而立效者難盡棄其說也瑞金在虔稱淳邑君子勤于禮義小人力稼穡以自足入其國敦龐雍穆之風猶然可挹宋自諫議劉公鵬爲世偉人而明則有謝州守元賀卓有政績楊太守以傑戮力四方功業未艾是皆諫議之儔匹也故自二君後俊才非乏繼者寥寥議者曰貢水環遶峯巒卓詭雖稱善顧兌巽二隅稍遜以故人文鬱

而不暢堵侯業塔于兌之隅顏曰龍珠顧將有事于巽而
以陞任行會閩中潘侯至諸紳儒頌耆復申前請而太守
君慇懃益力侯欣然曰是誠在我慨捐百金倡諸士民助
金佐之創于乙卯至丁巳告成凡費七百金餘斥爲浮屠
顏曰文興塔義民曾克奉捐田五十畝佐董修資役不苦
民咸歌子來落成會太守君方之黔持書命謝生長泰請
記余惟造物之氣至坎艮而凝至震而動至巽離而顯萬
物之萌者苗者離閭汝而耀于光明自茲邑之士有不應
運而興者乎夫天地相交名曰泰矣宜無事然聖人猶憂
之曰后以財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說者

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夫握造化之柄實人
爲之基泰道彌昌吾于是邑望之矣諸君殫厥心力以開
人文而令公惓惓捐俸以督其成行且以是爲甘棠爲
愛觀茲塔之昂霄聳壑如公之式臨之也語曰義以仁仁
上好仁則下必甚好義事必有終今侯以一念督率于上
而力贊其成者太守君外則有叅軍朱善卿太學生劉選
楊正學諸生楊以位楊正文耆民謝元賢鍾仲鳴等于囑
相和夫非仁聲感之者深哉侯名舜厯字子欽福長樂人
起家鄉進士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昆治廳壁記

明 蔡宗堯

瑞金縣大藩服一鎮爾中谿山以人擲鹿鹿不可無長戒束之唐天祐始置監迨南唐保大陞爲縣始立治所屬鄉鄰列十邑中原爲荒區流寇時嘗竄奔多被鈔畧居民惶惶致操竿兵鼓譟村鄉而黃蘆苦竹之間且有笑軼虎狼復佐爲害於是乎置城濠其民務農業不樂商賈惟種稻黍理麻葛不藝來麤不植桑柘其俗素尚强悍信鬼神疾恒禱祠巫覡驅儺其或有英俊可事詩書爲朝家才賢蓋出千耕稼佃魚之外于是乎建學宮而皆任重于令長兼教養之責焉故令長爲士民表儀一邑咸賴則聽政有廳

朝夕三肅儼立吏胥隸僮來訟者而鞠理之其有淳樸之民俯首頓足各閱以實而有刀墨之民則衛法文譽憎憖于有司乃以法繩之爰就規猷殆眎身帥風斯遠矣是邑令之爲職雖下刺史而親民百務乃繁于州郡故令得人則坐治廳以日聽民事奉王法以張皇公道則一邑稱善地人稱良民以一邑達天下之邑而皆善且良則以一邑之令範天下之令而皆循而能焉則何患治道之不復古也耶故坐斯廳者可以深思長馭戰兢惴仄履尾蹈冰以求無負于聖天子置令之意無媿于邑民仰企之心則令雖秩遠于公孤師卿惟懼之臣而爲國汗力以鎮垣外疆

俾邦畿長輩無事奸者寢謀畔者解徒以爲有賢令長在
則廳事前咫尺皆王綱杙張不威維威不亦休焉哉苟有
不才賢者假斯令章以主斯廳事許其私智以濟其貪慾
覷殘之心圖撫其金錯之囊或藉以通賄刺之利以危其
官階則斯廳亦與有罪矣能不重貽媿乎故登斯廳者必
賢且才以思達天下之邑範天下之令則奚地之拘職之
卑是歟也余自辛亥令姑孰癸丑徙茲土甫下車咨詢民
隱與邑之宜痛裏灑洩爲吾民憂地域巖蕪又爲閩廣所
衝舩輿摩絃役無虛時負千里而不一息則疇能支欲哀
號以歸于閭矧去京師五千里哉是余欲滌民癥傷豐民

委庾于歲五月十有七日躬詣東郊召父老而農勸之酌
以杯酒復立二人之汀售弱桑以教事蠶皆愉愉焉日饗
殮耕作忘其困疲少馴復于敦龐之世使不媿古循良所
述則綿江龍山帶礪悠長人家其間旣富永昌余心常存
奚事岷峨是邑可爲文獻地也後之登斯廳事諷誦予言
知心維難勗哉其承哉是爲記

四賢祠碑記

明吳可敷

邑有四賢祠爲朱敬之楊汝基及謝子起士芳而創也祠于赤水者何其地山水淹潤松蘿翠舊遠入心目惟節與兄希元謹業其所二君用奇服起家羣諸七雄實爲秦楚而四君以鋒壘相當因後先與驛盟之列一社之內染香潤露不言而喻竟歲中風霜腴魄之夕燈脂涸鐺鐺報漏盡矣六人猶共搔背癢相慰藉故今四君沒有祠于此蓋昌黎所誦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邱則社祭焉之義也余聞敬之心握上元德超純白見少年裘馬輩都服而嫻容者與恆舞而酣歌者輒隱身謝之以至孝聞其司訓尊人

病親調莖葺修瀦諸物日夜煬竈火灰坐于面無倦態凡一豆一肉必告而後嘗尊人歿母廖氏操家柄君雖下幃書室日必三歸省修色問安否庶幾懷橘弄烏之行焉前母兄朝卿廢箸而居曲以奉之課其仲弟邦卿有聲膠序弟卽世撫其婦而庇之慈幃下數十年如一日姪女二捐橐貲嫁之家事一以委季弟家卿絕不問私橐直指陳公于廷旌其至孝不懈于存亡名稱無間于內外先後學使者稱其文品雙傑甲子舉于鄉不能具北上裝或語以請間君曰故步之謂何而以身名爲注目致侵郡邑吏權也謝絕不顧他如驅妖僧新祠宇却學徒月俸篤致一往而

深蓋羶德而人蟻附之不止腕下有靈矣汝基者今太守
公閱濂冢子初生時有異徵韶幹挺健目光閃閃若曙星
七歲能誦千言少長太守公攜之任縱觀三湘七澤之勝
歸而眼益濶氣益凌逸遂大肆力于文章八股之業幼受
黃公汝亨首賞氣類相從憂憂乎不可一世如美玉韞采
如精金出冶旣謂八股不足以埋英雄讀其書論其人持
論多翻千古案時子起年少于諸人而風氣日上君曰節
叔苦無談鋒余或屈之今得子起直敵國也凡壁藏塚瘞
蠶室延閣之簡咸相與按駁禁持胃腎而拍擢之自成一
家言有四書辨魔壁經正諸書嘗謁總憲南臯鄒公與語